

種族悲劇的見證者—— 小金牙，大證據

作者 ● 龔建威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有計劃的屠殺猶太人，是眾所周知的，但戰後紐倫堡大審初期，戰犯們聲稱他們只不過沒有善待戰俘而已，在苦無證據下，法官們差一點束手無策，直到德國帝國銀行被發現了一盒腥臭的存放物——金牙。案情急轉直下……

作者簡介

北醫牙科21屆畢業
牙醫師公會全聯會監事
李祖德牙醫診所群研發部

<一代梟雄希特勒>

要談二次大戰的歐洲戰場，不能不先介紹一下始作俑者「希特勒」。他外表貌

不驚人，除了一雙眼睛能引人注意外，更無其他特徵值得讚美。生活相當豪華，卻不重視享受，對於衣著極不考究，和墨索里尼成強烈對

比；他吃得很少，且從不吃肉。他嚴戒煙酒，連茶都不喝一口，主要是為了健康之故。但他卻過著一種非常不衛生的生活，很少運動也不

享受新鮮空氣，經常受胃病和失眠的困擾，他的精神相當不正常，略有小病就會焦急不安，因為他很怕死，尤其是常自以為他會早死。

他厭惡有規律的生活，痛恨有系統的工作；卻具有一種特殊的政治天才，擅長戲劇化的表演，深通心理戰術，口才也非常銳利，對講演稿的準備非常認真，必須達到他所認為盡善盡美的標準。他在辦公室內已經要戴老花眼鏡了，但公開露面時卻不願人家看到他的老態，於是用一種特大字的打字機來打講稿。

他自己常說在根本上他不是一個政治家，而應該是一個偉大的畫家或建築師，事實上他年輕時曾試圖進入藝術學院，但沒被錄取，若真的讓他學藝術成為畫家，那世界歷史又要改寫了。

象徵著好大喜功的個性，希特勒喜歡「空間感」，他的房子特別大、視野特別寬、舖著極厚的地毯，掛著極寬的帷幕，坐車馬力大、速度高，愛吃甜食、喜歡花和狗，也喜歡漂亮而不聰明的女人。吃過晚飯後，常與賓客或僚屬（包括美女在內

）談天說地直到凌晨兩三點。第二天上午，不到十一點決不起床。

獨裁者都是唯我獨尊的，納粹大亨們都知所警惕，他們必須承認希特勒是「天縱之聖」。希特勒痛恨辯論和批評。任何意見和他不一致的人最後一定沒有好下場。

＜猶太混血的身世激化了反猶意識＞

希特勒對猶太人趕盡殺絕，卻很少人知道，他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

漢斯·弗蘭克，納粹佔領波蘭時的總督。一九三〇

希特勒激動異常的拿了一封信給他看，並說這是一個「令人噁心的敲詐陰謀」，原來希特勒有個遠房姪兒在英國，寫信披露了希特勒極為敏感的身世問題。希特勒的祖母瑪麗亞·安娜·席克爾格魯貝在奧地利的格拉茨工作過，在一個名叫弗蘭肯伯格的猶太人家裡做廚娘。瑪麗亞四十二歲那年未婚而孕，生下一個兒子，生父不詳，但主人弗蘭肯伯格願提供這小孩的生活費。這小孩叫阿洛伊斯·席克爾格魯貝，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父親。



▲希特勒檢閱黨軍(一九三八)。

年，納粹還在台下時，弗蘭克是希特勒的律師，有一回

這一不明不白的家世形成希特勒凶惡殘酷的反猶思

想。在紐倫堡種族法出爐的過程中，希特勒在一個問題上堅持一項特別條款：任何四十五歲以下的亞利安女人（德國女人即亞利安女人）——比他祖母生育時大三歲，不得在猶太家庭裡做傭人。其自傳『我的奮鬥』中還寫道「混血兒從第三代開始……總是通過一種明確無誤的信號顯示出其混血性來。在任何危急關頭，純種人會做出正確決定，而混血兒則將舉棋不定，換言之，他們將採取折衷辦法。」『我的奮鬥』一再譴責「折衷辦法」和「三心二意」。希特勒的決定，無論對錯，都是明確和當機立斷的。為的是證明自己沒有身受第三代舉棋不定之苦（而這往往暴露其為部份猶太人的混血性）所採取的辦法就是要過度補償，矯枉過正的心態，使他比任何人都還要堅決、肯定和反猶。

＜猶太人不能當牙醫——反猶教育和反猶條款的制定＞

納粹劊子手都是窮凶極惡、其罪可誅，但實際上不過是替希特勒殺人而已，若



▲希特勒併奧時意氣風發。

無希特勒命令，即使黨衛軍頭子希萊姆也不敢妄殺一人。希特勒為什麼要這樣倒行逆施呢？他的動機是什麼？依他自己在一九四三年五月柏林全黨領導階層會議時所宣稱：「反猶主義過去曾給予本黨生氣和活力，今後仍將為我們精神奮鬥的焦點；在歐洲那些小國的遺蹟必須儘快加以鏟除。我們奮鬥的目的就是創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只有日爾曼人才能真正組織歐洲。」

他認為消滅猶太人以及其他所謂「次等人類」是建立帝國的第一步，必須如此，始能替「優秀民族」獲致生存空間。但要說服德軍大量殘殺無辜百姓時，「反猶教育」必須加強，部隊經常放映類似『永遠的猶太佬』這類電影，把猶太人描繪成

寄生於德國並侵害德國的耗子，「我們認為保護德國免遭猶太人之害是理所當然的」。

曾為納粹黨喉舌的報紙『衝鋒隊員』中甚至有一篇粗俗的文章寫道：「在同房中男人的精子部份或完全被女人吸收，於是進入了她的血管。一個猶太男人和一個亞利安女人僅僅一次姘居就足以永遠敗壞女子的血液……他再也不會生下純種的亞利安孩子。」另有「猶太人相信強姦一個年僅三歲的日耳曼女孩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猶太人相信基督的母親是個娼妓」、「猶太人相信他們有權奪走基督徒的錢」……報紙總編還蒐集了一些十分露骨的色情畫，說是從猶太人那裡買來的，為的是要說明，猶太人閹

讀的是多麼骯髒的東西。當部隊被說服，你要殺的不是人而是低於人的有害動物，就會遵命行事了。

弗里克，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握大權時擔任內政部長，早在一九二四年時，弗里克時任國會議員，就提交了兩個當時令人震驚的法案。一個是禁止猶太人擔任公職，另一個是禁止與猶太人通婚。他辯解說，這樣做只是想糾正一種不平衡，猶太人太強大了。德國將近一半的醫生是猶太人，一半多的律師和百分之八十的劇院總監都是猶太人。弗里克當上內政部長後，更變本加厲的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猶太人不能享有德國國籍；不僅通婚是犯罪，猶太人和日耳曼人之間發生關係也是犯罪。許多行業猶太人是不能從事的，最早是新聞界，後來還包括醫藥界、牙醫以及法律界。猶太人不能擁有自己的財產。有些法令十分滑稽可笑，例如沒有猶太姓名的猶太男人名字上要加上「以色列」，女人名字上則加上「薩拉」。人們可以對猶太人爲所欲爲，但不必擔心受到懲罰。這一系列過程是

從紐倫堡開始的，因而這些迫害猶太人的立法總稱爲「紐倫堡法」。第一批法令公布時，紐倫堡住著一萬猶太人。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時只剩下了十個猶太人。

<吞嗎啡止牙疼——殺人魔戈林反猶自食惡果>

談猶太人的悲劇，一定要記上納粹帝國大元帥——



▲納粹二號人物戈林受審的神情。(National Archives)

戈林一筆。一九三五年當希特勒談到紐倫堡種族法時說，如果國家法令不足以處理猶太人問題，「該問題就必

須交給國家社會主義黨最後解決」。所謂「最後解決」，就是「屠殺」，納粹第二號人物——戈林，就是屠殺的規劃者。

早在一九二三年，希特勒指揮二千納粹份子向巴伐利亞政府奪權的時候，戈林站在隊伍的前排，勇敢挺進，不幸一顆子彈擊中腹股溝，戈林當即倒地，還是一家猶太人救了他的命，之後潛逃奧地利，在一家醫院裡戈林的傷口化膿，疼痛難耐，滿口胡言，一天注射兩次嗎啡，不久便上了癮。脾氣變的暴躁，有自殺傾向，差點跳樓自盡；前前後後花了三年才戒掉毒癮。

一九三七年，戈林遭受了一次劇烈的牙疼之苦。由於猶太人被禁止當牙醫，當時德國優秀的牙醫師幾乎絕跡。按戈林的症狀看來，應是急性牙髓炎，只要正確的診斷，將患齒根管治療或拔除應可立刻止痛，可惜戈林的牙醫卻找不出原因，痛得他得每天吞服六顆嗎啡衍生物的藥才能緩解，後來牙疼好了，但戈林又上了癮，沒幾個月，劑量增加到每天三十片。毒癮使得他腦筋越來

越遲鈍，性格越來越殘暴，一百六十六公分的身高，竟有一百一十九公斤重。

＜蘇俄及東歐的遭遇＞

希特勒征服俄國，基本上是向東方爭取生存空間。德軍起初進入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時，他們的確被當地人民當作解放者來歡迎，但跟著軍隊後面來接收的文官和黨軍人員對於當地人民的態度很快的就使人失望了。納粹把所有東歐居民都一律視為斯拉夫「次等人類」來看待，認為那些人只配做奴工。希特勒曾向其指派的波蘭總督弗蘭克說：「若與我們德國人比較，波蘭人是天生特別適宜做苦工。對於波蘭人的生活水準必須壓低不讓它升高，波蘭將被視為供應粗工的一個來源。他們必須永遠不得升到較高的水準，否則他們就會變成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捷克人必須用種種方法剝奪他們的權力，加以消滅，並將其送往國外。這尤其是指蒙古種族的人和知識階級的大部份人而言」。此外對於在東歐地區的猶太人，其所虐待的程度更比在德國和

西歐還要殘酷。

一九四一年征俄戰役，德軍收容的戰俘有兩百餘萬，到一九四二年增到三百六十萬。其中有許多自動投降的，包括高級軍官在內，他們是一心想參加反共戰爭，但希特勒卻把他們一律送到戰俘營中，其對戰俘的虐待真可謂殘絕人寰。在戰俘營中殺死、冷死、餓死、病死的人無數，吃人肉已不算奇事。布痕瓦德集中營指揮官科赫曾命令所有集中營犯人到診所報到，看到那些紋身圖案最有趣的，就把他們殺了，皮剝下來做成燈罩之類的室內用具；科赫桌上的紙鎮，是個拳頭大小的脫水波蘭人頭顱。

蘇俄人口本來就比中國少，經過二次大戰的折騰，竟比中國戰區死亡人數多十五倍，總數達二千二百五十萬，的確相當淒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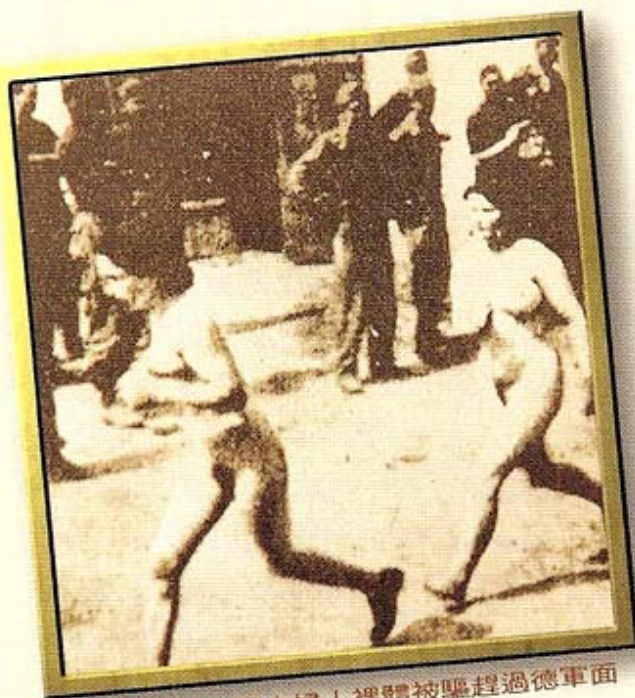
＜種族絕滅計劃下的猶太人＞

納粹統治下給猶太人做「最後解決」的政策，絕不是幾筆就可帶過的。僅就幾則文字記載和紀錄片舉例。

一個德國建築官員的回

憶檔案寫道，他目睹數千名猶太人被趕出杜布諾市區，來到城外的一座土築堤岸上。沒有叫喊和哭泣，這些猶太人赤身露體，一家又一家的站在一起，相互吻別……一個頭髮雪白的老婦人懷抱一個一歲的孩子，邊唱邊拍。這個孩子高興地輕輕喃語……一個父親正抓著一個大約十歲左右的男孩兒的手，慢慢地說著，男孩兒強忍著淚水。一名黨衛軍站在隱藏在堤岸後面的一個深坑裡，朝一個負責看守此刻正赤身裸體的猶太人的黨衛軍喊叫，要他再點出二十個人來，命令他們走到土堆後面。接著是一陣連珠槍響，土堆後面的坑已填滿了三分之二……執行槍決的人，是一名黨衛軍，坐在狹窄的坑邊，雙足懸掛在坑口上來回擺動。在他膝蓋上放著一挺衝鋒槍，嘴裡叨著一根香菸，五千名杜布諾猶太人就這樣在短短的一個下午被消滅了。

一則在被毀滅的猶太人居住區拍到的影片可以看到：一個赤身裸體的女人逃出房子，她的臉因極度恐怖而扭曲；街上舖滿屍體；一名德軍抓住一個老婦的頭髮，



▲集中營裡，猶太婦人裸體被驅趕過德軍面前。(Lydia Chagall)

把她從大街拖過；其他士兵在旁看著，若無其事。赤身裸體的猶太男人和女人，在大笑不已的德國士兵的棍棒和踢踹之下，以游離不定和遲緩的步伐，並帶著可怕的神態及噩夢般的尊嚴行進著……一個年輕瘦小的猶太女人被一名軍官扶起，以便使她能再次被踢倒。

即使戰爭不可避免要失敗。當盟軍攻入法國時，帝國中央安全局局長卡爾騰布龍納仍向集中營發出一道命令，「必須防止俘虜或猶太人被敵人解救，不管這些敵人是西方還是紅十字會……他們不能活著落入敵人手裡。」就在戰爭結束前十一天

，他通知毛特豪森集中營的指揮官弗朗茲·澤雷斯：他的定額還是每天殺死一千名猶太人。當沒有時間按照這種安排執行時，他命令澤雷斯把所有剩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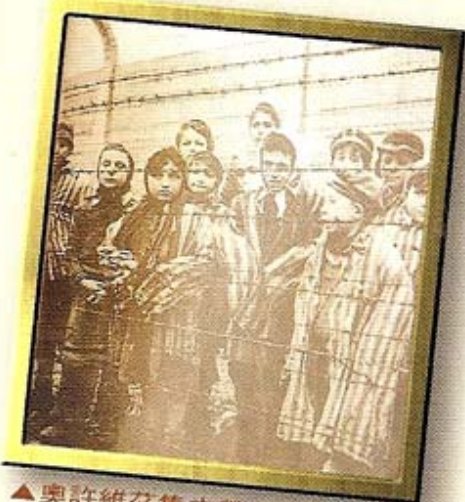
犯人趕到一個隧道中，封住入口，把他們全部悶死。即使監督殺過六萬五千人的澤雷斯也被這道最後的命令嚇得臉色蒼白，因而沒有執行。

荷蘭當初有一百四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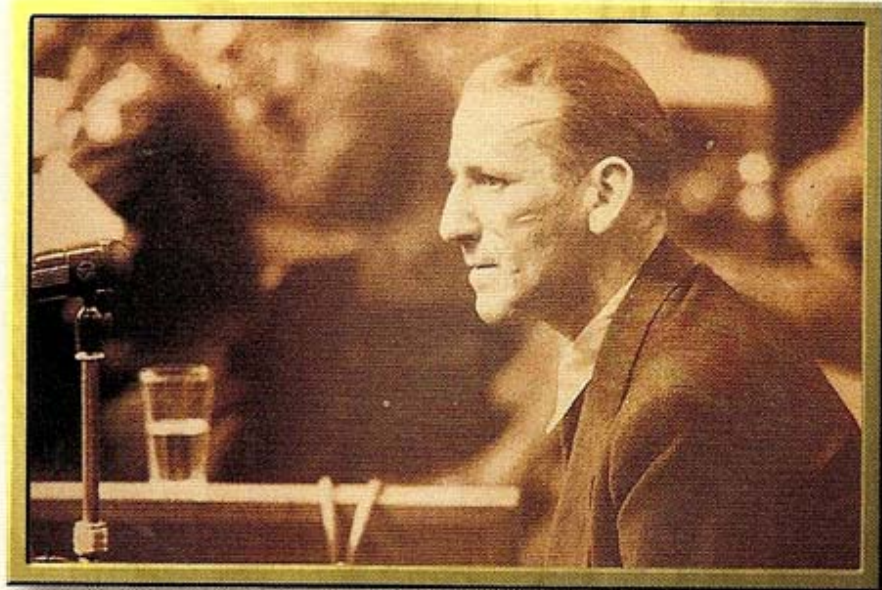
名猶太人，到戰爭快結束時，只剩八千名了。

<齊克隆B毒氣>

人畢竟還有基本的良知，槍殺大量婦女和兒童使得黨衛軍，尤其有家室的成員



▲奧許維茲集中營中用來做醫學實驗的兒童。(National Archives)



▲明知德軍失敗仍下令瘋狂殺猶太人的安全局長卡爾騰布龍納。(National Archives)

精神非常緊張不安。於是黨衛軍首領希萊姆從一九四二年起，改用密封的悶罐車放毒氣把婦女兒童毒死。起初用一氧化碳氣體花了六個月時間才消滅八萬人。有一天一名奧許維茲集中營的看守不小心喝了一丁點兒洗衣房用的齊克隆B，這是一種殺虱子的化學消毒劑，結果當場魂歸西天。司令官雷斯靈機一動，先用齊克隆B對鎖在屋子裡的蘇聯戰俘做實驗，果然有效。這種東西從房間天花板上的一個孔裡落下，立即與空氣中的氧發生反應，在三到十五分鐘內毒死被害者。

於是雷斯在奧許維茲修建了可容納二千名囚犯的毒氣室，另有兩座大型火葬場，配備有四台烘焦炭的兩用爐。雷斯證實，有了這些設備，「有可能在二十四小時內處理掉一萬人」。但是只有一次達到這一高峰，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事，「當時火車延誤造成五輛運輸車都在同一天到達」。

為避免犯人知道他們正面臨的遭遇，造成騷動。雷斯要求所有工作人員保密，任何洩密者處死刑。新到的

犯人在軍醫面前列隊而過，被判定宜於工作的（最多占裝運量四分之一）被送往集中營，發給黑白條相間囚服。被認為不宜工作的，包括老、弱、兒童就直接送到毒氣室。他們奉令脫掉衣服，而且被告知不要忘記各自的衣服放在何處，說是讓他們進去淋浴。毒氣室也配有蓮蓬頭、管道和排水設備。這一詭計通常是管用的。

有一位集中營中倖存的女記者說：「我們就住在火車停放的地方。我們看見車箱打開，士兵們把男人、婦女和孩子趕了出來。我們看見老夫妻們被拆散，母親們被迫拋棄幼小的孩子，所有這些人都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命運是什麼。為使他們的到來顯得更熱鬧，身穿白色長裙和海軍藍短裙的漂亮姑娘們組成的一個樂隊在人們分組時表演著『快樂寡婦』和『霍夫曼傳奇』中的歡快曲調。」「一天晚上，我們被駭人的哭聲驚醒。第二天我們聽說納粹分子的毒氣用完了，孩子們活著就被扔進了焚屍爐。」

奧許維茲在大戰期間共「處理」了二百五十萬人，

連餓死、病死的，這裡葬送了三百萬條人命。

＜納粹戰犯的牢中生活——包括看牙的優遇環境＞

德國戰敗後，希特勒自殺。戈林以下的首領大都被抓送紐倫堡等待審判。美國政府為這些戰犯提供寫抱怨信所需的筆紙，一天一千八百卡路熱量的食品，這超過了其他德國人的標準。他們擁有一個六百冊書籍的圖書館，每月配給一磅菸草。有美國醫生每天照顧他們的健康，除了鑲牙等大項目外，他們享受免費的牙齒保健。但他們還是抱怨居住條件擁擠、抱怨他們妻子的郵件被延誤……，抱怨這，抱怨那，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過，他們曾經擁有的政權，是怎麼樣的對待著別人？監獄指揮官安德勒斯有點氣不過，打了一封信回答他們的抱怨：「我在此通知你們，你們對待遇的抱怨是毫無根據和全然不妥的。由於你們的國家不承認日內瓦公約，你們不能根據該公約享受任何權利……你們在這裡受到的待遇要優於德國曾經給過任何外國

或本國犯人的待遇……你們在本監獄受到的善意和照顧不是因為你們應該得到，而是給得少的話不符合我們——你們的征服者的身分。」

被告和妻兒們在隔有鐵絲網的房間會面，不許接觸、不許接吻、不許握手，以免傳遞武器或自盡的工具。睡覺時雙手必須放在毯子外，避免割腕。當手放進毯子時，衛兵就用桿子捅他，睡著之後，守衛就用探照燈照。畢竟，這些身上背負數百萬條人命的惡魔，不能讓他們在審判期間出了什麼閃失。

這樣的生活，讓大胖子戈林戒了毒，也直瘦六十五磅。瘦了後的戈林，頭腦恢復清楚，他在抽水馬桶的出水口凹槽內藏了一顆密封的彈殼，裡面是氰酸鉀。

＜銀行保險箱中的金牙＞

紐倫堡大審剛開始時，雖然有許多記錄片及檔案資料顯示納粹的罪行，但戰犯們不是賴說影片造假，就是推說部屬的暴行，他們不知道，控方也苦無直接有力的罪證將之定罪。直到美軍電



▲紐倫堡大審，左為被告席。(National Archives)

影隊把國家銀行地窖裡不同尋常的貯藏物拍成電影——堆積如山的鑽石、珍珠、金眼鏡架、金戒指、金耳環、金錶、金牙。滿口金牙的帝國銀行總裁瓦爾特·豐克此時臉色慘白；他辯稱：「任何客戶都可以把金銀珠寶存在銀行，銀行無權調查這些珠寶。」法官答：「沒有人會把金牙存進銀行來。」後經銀行助理出庭作證，證明這裝滿金牙的鋼製盒子，一開始就發著腥臭味兒，豐克絕對知情。這的確是個無法自圓其說的棘手證物，豐克哭著承認，黨衛軍是爲了這些金牙才殺了猶太人的，因為本來他們從活人口中拔牙

，但這樣既困難、速度又慢，乾脆全殺了再拔。這番話當場給納粹的民族大義、種族純化等等大帽子一記悶棍；說穿了，這些人和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沒有兩樣。本來希特勒解決猶太人的方法也許是大舉移民而已，後來爲何改爲屠殺；我想，往好處說，因為戰時德國需要大量經費，奪取有錢有地位的猶太人，不失爲一個爲國生財的好辦法；但更可能的是，如果帝國銀行的保險箱是私人秘密，那殺猶太人則成爲納粹魔頭們中飽私囊，卻公開以民族大義加以掩飾的不恥惡行。

<判決>

縱使這些納粹領導人如此罪該萬死，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還是儘量避免有意的聘用猶太法官、律師或證人，否則本審判有被激化為一場「猶太人的審判」的危險，其公正性將遭到質疑。他們起訴這些納粹分子，不是因為他們殺了猶太人，而是因為他們殺了人。審判不能被僅僅視為一場復仇。

然而單純的死刑並不足以使人對這些大惡人的結局感到滿意。因此極刑的執行方式在法庭中也有了些爭議，最後法官們以秘密投票方式決定以絞刑取代一般的槍決，算是罪加一等。

帝國大元帥戈林、參謀總長凱特爾、外交部長李賓特洛甫、中央保安局局長卡爾騰布龍納、波蘭總督弗蘭克……等十一人判絞刑（黨衛軍統帥希萊姆已在審判期間自殺）。在審判期間對自己的罪行一直毫無悔意的戈林，早知他難逃一死，但對絞刑頗不以為然。他上書給「盟國管制委員會」（軍事法庭的上級）：「我不會反對你們槍斃我。但是，我不會那麼容易讓你們用絞刑來

處決一位德國的『帝國大元帥』！」後來他知道要求吃子彈的方式不可能被允許後，也自我解嘲的說：「乾脆也就這樣吧，聽說美國人的槍法很不好。」

銀行總裁瓦爾特·豐克被判無期徒刑，雖然他是恐怖收贓者，但從頭到尾，他都不是決策的重要人物。豐克服了十一年徒刑後，因健康不佳而獲假釋，兩年後六十九歲時卒。

<屠夫下場>

為免社會輿情浮動及犯人情緒失控，絞刑的行刑時刻為保密事項。委員會請行刑者約翰·C·伍茲士官潛至紐倫堡，躲過媒體。伍茲在十五年的軍旅生涯中曾吊死過三百四十七人，此刻他正和手下們在紐倫堡監獄旁的室內球場搭造三座木製絞刑台。雖然一切是進行得如此不動聲色，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也就是預定行刑日的前一天，殺人如麻的戈林，還是嗅出了濃重的死亡氣息，於是他決定執行他一進這監獄就已準備要做的事。

十五日晚上十時四十四

分，看守戈林囚室的中士看見戈林用胳膊遮面，雙拳緊握，好像是保護眼睛。然後又把雙手放回原處。三分鐘後，戈林的鼻子開始憋得喘不過氣來，中士眼見情況不



▲絞刑執行者：伍茲士官長
(National Archives)

好，趕快跑去找監獄牧師格雷克，叫道：「牧師，牧師，戈林出事了！」格雷克跟著中士來到牢房，戈林正平躺在床，右手垂在床邊，臉呈病態的綠色，他一邊大聲而且不自然地呼吸，嘴角吐著白沫。一隻眼閉上了，另一隻還睜著。格雷克給他診脈，他說：「上帝，這個人快要死了。」命令看守請

醫生來，醫生到時戈林呼出了最後一口氣。醫生聞到空氣中一股苦澀的杏仁味，立刻判定是「氰化鉀」。他們找到了一個子彈殼，化驗發現殼上還有糞便反應。戈林是將含氰化鉀的子彈殼塞入肛門內帶入牢房的。氰化鉀作用很快，它阻塞體內細胞，使其得不到氧氣，三、五分鐘就可致死。

第二天，絞刑照常執行，除戈林外的十名納粹頭子悉數送上絞架，委員會有人提議把戈林的屍體也吊上去以昭公信，後來作罷。

根據一九九一年英國法醫解剖的報導，絞死的死因依序為(一)窒息、(二)反射性心跳停止、(三)兩側頸動脈壓迫四高位頸椎骨折。上述統計中，大部份應屬投環自盡者，由於對求死的猶豫，通常環套不會太緊，呼吸道雖窒息，血液循環還保留，血中剩餘的殘氧大約還有十分鐘的供氧，如此反而死得慢、死得難過。若是內頸動脈壓迫缺血，因帶氧血送不上腦部，立刻發生腦死，這樣死得最快。絞刑而死的，由於繩套較緊，一般屬後者。

納粹首領們被絞死的過

程中，有人認為伍茲士官長不稱職，因為這些死刑犯平均十七到二十分鐘才被判定死亡。等於是被慢慢勒死的，這似乎不太符合伍茲的「職業水準」，當然也有更多人認為，對待沒人性的殺人狂，即使有點「故意的失誤」，也是可以原諒的。

十一副棺材很快的裝上了卡車，棺材上標著假名。卡車滿載武裝衛兵。早晨七點，車隊到達東慕尼黑的東弗里多公墓火化場，當地德國人員事先得到的通知是，有幾具戰爭中喪失的美國士兵遺體將被運到此間火化。

遺體連帶絞索、頭罩都火化完後，骨灰都被運到慕尼黑郊區一幢白色水泥別墅裡。一群美國軍官站在流經房後的河邊，他們看著殯儀館工作人員從車上拿下十一個鋁製圓筒，把每個筒裡的骨灰依次倒入水中。接著用斧頭劈砍這些圓筒，並用皮靴後跟把破碎的圓筒採平。河水把骨灰沖入多瑙河，再進入大海。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消滅這些人的一切肉體和遺物的痕跡，因為環繞著這些痕跡，可能產生將納粹主義奉為神聖的神殿。

<後話>

人類常自稱「萬物之靈」，這是個往自己臉上貼金、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上人類是一種進化失敗的動物，人類的文明造成地球生態的空前破壞。也只有人才會有計劃的殘殺同類。別以為納粹的悲劇是歷史上一時的不幸，其實自有歷史以來，人類相互滅種便不斷上演。今日伊拉克海珊政權對什葉派回教徒及庫德族的迫害；奧許維茲集中營的悲劇在南斯拉夫塞爾維亞集中營重演。這一切使我們無法寄望人類自相殘殺的特性會隨文明而消失。

牙醫師們常口沫橫飛地向患者推薦貴重金屬假牙，或許最後該良心的加上一句：「……黃金假牙實在有太多好處了，因此……你有可能因為它而喪命……」

參考書籍：

1. 紐倫堡大審 紐瑟夫·波斯科著 劉巍等譯 麥田出版社
2. 西洋全史 紐先鍾編著 燕京文化事業

(本文圖片資料均取材於上述二書)